

# 目 录

绪 论	( 1 )
第一章 古代的傣傣族	( 5 )
第一节 傣傣族的族源和创世传说	( 5 )
第二节 从语言和氏族图腾考察傣傣族与彝族的亲属 关系	( 9 )
第三节 八世纪以来的傣傣族	( 12 )
第四节 历史上傣傣族的几次大迁徙	( 17 )
第二章 十八世纪以来傣傣族的几次农民起义	( 23 )
第一节 泸水弄更扒、枝花扒的抗清斗争	( 23 )
第二节 声势浩大的恒乍绷起义	( 27 )
第三节 永北唐贵、傅添贵的起义	( 40 )
第三章 二十世纪前后怒江地区的傣傣族	( 55 )
第一节 二十世纪以前的怒江地区	( 55 )
第二节 西方探险家的“宝库”	( 59 )
第三节 片马风云	( 62 )
第四节 西方传教士在怒江地区的活动	( 65 )
第四章 二十世纪以来对怒江地区的开发和经营	( 69 )
第一节 夏瑚对怒江和独龙河的开发及影响	( 69 )
第二节 殖边队进驻怒江和“开笼放雀”政策	( 72 )
第三节 行政公署和设治局对怒江地区的统治	( 77 )
第四节 傣傣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怒江地区的解 放	( 81 )
第五章 解放前傣傣族的社会经济形态	( 88 )

第一节	生产力、社会分工和原始交换·····	( 88 )
第二节	怒江地区的土地制度和剥削关系·····	( 91 )
第三节	怒江地区家长奴隶制的崩溃·····	(101)
第四节	内地区土地制度和剥削关系·····	(104)
第六章	近百年傈僳族的社会组织和原始习俗·····	(106)
第一节	氏族、家族和村社组织·····	(106)
第二节	图腾和图腾崇拜·····	(108)
第三节	血族复仇·····	(110)
第四节	习惯法·····	(112)
第七章	近百年傈僳族的家庭、婚姻及丧葬·····	(114)
第一节	家庭·····	(114)
第二节	婚姻·····	(115)
第三节	丧葬·····	(118)
第八章	近百年傈僳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	(120)
第一节	衣、食、住、行·····	(120)
第二节	自然历法和节庆·····	(124)
第三节	原始宗教·····	(126)
第四节	音乐、舞蹈与民间文学·····	(127)
后 记	·····	(137)

## 绪 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勤劳勇敢的傣僳族人民是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傣僳族人口共有四十七万人。其中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傣僳族自治州的碧江、泸水、福贡、贡山、兰坪县的约二十万余人。其余分布在丽江专区的永胜、丽江、华坪、宁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维西；保山专区的腾冲、龙陵、昌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盈江、梁河、瑞丽、陇川；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禄劝和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宾川以及四川省的盐源、盐边、木里、西昌等地。傣僳族大都居住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两岸的河谷山坡台地上，多数以家族为单位居住，结成10~50多户的小村落。除怒江傣僳族自治州是傣僳族较大的聚居区外，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傣僳族，大多与汉、白、彝、纳西等族人民交错杂居或小块聚居，因而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傣僳族居住的地区，土质肥沃，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矿产丰富。如怒江傣僳族自治州的怒江河谷两岸，土质多为腐质土及黑沙土，宜于种植包谷、稻谷；河谷气候炎热，常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7度至26度之间；平均降雨量为2500毫米，每年日照约为1900小时。怒江地区丛山透迤，江河汇聚，澜沧江、怒江、独龙河自北而南纵贯境内。怒江东岸为海拔四千多米的碧罗雪山，两岸为海拔五千多米的高黎贡山，两岸峭壁千仞，峰崖嶙峋。从河谷到山巅高差达三、四千米，形成寒、温、热三种不同的气候。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北方的动植物能沿高寒山脊向南渗透，南方的

动植物能沿暖湿河谷向北分布。因此，这一带一向被称为我国南北动植物交汇的“十字路口”，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各种林木及植物多达数百种，经济林木有漆、桐、核桃、蓖麻等。原始森林中有虎、豹、熊、马鹿、孔雀、鸚鵡、犀牛、野牛、水獭、飞鼠、獐、麝、大灵猫、小熊猫、金猫、猕猴，以及稀有的白尾梢红雉、灰斑角雉、环颈雉等珍禽异兽。山货药材有生漆、黄连、当归、鹿茸、茯苓、贝母、熊胆、天麻、青木香、麝香等。矿产主要有金、银、铁、铅、云母、水晶、石棉等数十种。这些丰富的森林、药材、矿产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

近些年来，对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和横断山脉一带地下矿藏的勘察，在傈僳族分布区域的兰坪发现了目前世界上罕见的一个多金属矿带和一个巨型铅锌矿床，经地质部门鉴定，这一多金属成矿带包括有铁、铜、铅、锌、锡、汞、铋、钨、钼、镍、铂以及钾盐、云母、石棉、石膏、砷、磷、镁、石灰石等非金属矿共二十多个品种。其中，仅铅、锌金属的储量就达一千四百多万吨。有关部门已决定尽快把这一矿带建成我国一个重要的有色金属基地。

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境内发现蕴藏有丰富的天然大理石，由腊早到丙中洛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表层大理石就达十亿多立方米。现在贡山大理石厂已开采的大理石有晶体乳白色、翡翠、银灰、墨黑及淡彩等色。这种大理石结晶细密，石质坚固，图案别致，花纹鲜艳，大量投产后，将为繁荣边疆的民族经济、供应出口商品、交流经济文化作出贡献。

傈僳语属汉藏语系彝语支，它与拉祜、纳西、哈尼语相近。其特点是：（1）以单元音为主，除*i*、*u*作介音时与其他元音相连外，各元音都不能相连；（2）有区别词汇意义的声调六个，其中有两个紧调和松调；（3）辅音清浊相当，除汉语借词外，辅音不出现

在音节的末尾作韵尾；(4)语词以复音词为主，单音词多半是词根或根词；(5)各类词在句中的位置比较固定，通常是主语在动词前，动词在宾语后(即主—宾—动)，如“我干活儿”，则说“我活儿干”；(6)修饰的形容词通常都在名词后，如“好人”说成“人好”。

傈僳语分怒江、禄劝两个方言。怒江方言又分为两个土语，各土语的语法无甚差别，词汇也基本相同，彼此都可互相通话。

傈僳族原有三种语音符号，一种是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变体形式的语音符号，一是苗文字母形式的语音符号，另一是音节符号。前两个符号是外国传教士为传教和进行文化侵略而拟制的。音节符号是维西县农民汪忍波创造的，这种符号没有字母，每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约有五百字，仅在维西一部分地区使用。上述三种文字符号都存在严重缺点，不能正确而简明地表达傈僳语的语音，在书写和印刷上也很不方便，都没有成为全民族的交际工具。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傈僳族人民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要求创制一种能全面反映傈僳族语言的全民族文字，党根据群众的要求曾先后组织语文工作人员对傈僳族语言作了调查研究，确定了以怒江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碧江县东岸五区双美、戛娃基以上、紫冷阿达以下地区的语音为标准音，并拟定了与汉语拼音方案相一致的、采用拉丁字母的新文字，于1957年正式推行，并出版报纸和各种书籍，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还用傈僳语进行专题节目广播。

傈僳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汉族、白族及纳西族人民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傈僳族人民使用的许多铁质工具和生活用具大多数是从汉族及白族、纳西族地区输入的；在他们著名的《生产调》中便有从汉族及白族学犁耕的调子。傈僳族诗歌中“爬山调”、“狩猎歌”说傈僳族是汉族的朋友和亲戚。傈僳族在房屋建筑技术、织麻工艺等方面也受到白族及纳西族的很

多影响。历史上，在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傈僳族人民与汉、白、纳西、彝、怒等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斗的友谊，在保卫祖国边疆、共同缔造祖国光辉历史的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关怀下，傈僳族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利，于1954年8月23日成立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大力的扶持和汉、白、纳西等先进民族的支援下，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培养了一批中学生，产生了第一代大学生，结束了木刻、结绳记事的原始落后状态。目前傈僳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党中央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艰苦奋斗，改造山河，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 第一章 古代的傣傣族

## 第一节 傣傣族的族源和创世传说

傣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根据文献记载，远在公元八世纪以前便居住在四川雅砻江及川滇交界的金沙江两岸的广大地区，此后又逐渐向云南西北部的澜沧江和怒江迁徙。因此，傣傣族人民自豪地说他们是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的主人”。

在研究傣傣族的古代历史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字记载甚少，史料十分贫乏。因此，在探讨族源时困难较多。但是，对于史料缺乏或没有文字记载的一些氏族、部落来说，充分运用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与比较，可以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因此，从傣傣族世代流传的《创世纪》传说及语言特征和氏族图腾里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线索。通过对这些线索的科学分析，初步可以认为：傣傣族属于唐代“乌蛮”部落集团中的一个集团，和彝语集团中自称为“诺苏”、“纳苏”、“聂苏”的部落在古代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特别是十六世纪以来，经过几次大迁徙之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单一民族。

在傣傣族世代相传的《创世纪》中有这样的传说：古时，天与地连，浑浑噩噩。人们背着柴走路，一不小心，柴便会碰着天。有一个妇女深为不满，对天骂道：“天啊！你要么再高一些，要么你干脆没有！”妇女的这一咒骂激怒了上天，忽然天降大雨，九天九夜不停。大雨过后，人世间一片汪洋，洪水泛滥，大地上的人类都淹死了，但天和地也分开了。这时，只剩兄妹二人，哥

哥名叫列喜列刹，妹妹名叫沙喜沙刹。兄妹二人躲藏在一个大葫芦里，随洪水漂流。洪水停息后，葫芦搁浅在陆地上，兄妹二人十分高兴地从葫芦里走出来。这时，大地已经不象洪水泛滥之前那样平坦了，大地上出现了高山、平地、河流、岩石和森林。兄妹二人又喜又忧：喜的是天地开朗，他们兄妹二人没有被淹死；忧的是世上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他兄妹二人，如何生活和繁衍后代呢？哥哥看到这种情景，只得对妹妹说：现在世上的人都死亡了，只有我们兄妹二人，为了使人类不致绝种，我们二人只有结婚，才能繁殖后代。妹妹说：不行，兄妹是一个母亲生的，不能结婚。于是，二人商定：各自去寻找对象。临行前，妹妹把手镯剖为两半作为信物，兄妹各带一半，哥哥向北走，妹妹向南行。翻过了高山，渡过了河流，越过了平原，穿过了森林，还是没有遇到一个人；最后，当他们来到大地的中央，兄妹二人又重逢了。

哥哥对妹妹说：妹妹，你看大地上没有人了，我们二人还是结婚吧，要不然人类就会绝种啊！妹妹说：不行，我们要对天发誓，取得上天的同意才行。哥哥说：好，我们发誓吧！妹妹说：我们要按天意行事，如果你能用弩箭射穿我的骨针孔，才能结婚。哥哥说：好。取出弩弓，瞄准骨针孔，一箭穿过。哥哥对妹妹说：老天同意我俩结婚了。但妹妹说：还是不行。并且拿出一对磨盘对哥哥说：我拿磨心，你拿磨轴，我俩把它们丢下山坡，如果磨盘合拢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结婚；如果磨盘分开，就不能结婚。哥哥答应了，二人把磨盘从山坡滚到山脚，两只磨盘果然合拢在一起，于是兄妹二人便结为夫妻。

兄妹成亲后，生了五个孩子。生第一个孩子时，列喜列刹把一块白布丢在地上，对婴儿说：让你变成汉族；生第二个孩子时，把一根卜卦竹签丢在地上，并对婴儿说：让你变成傈傈族；生第三个孩子时，把一块黑布丢在地上，并对婴儿说：让你变成诺苏（彝族），所以，后来彝族普遍喜欢穿黑色衣服；生第

四个孩子时，把一根木棍戳在地上，并说：让你变成一个佤扒（独龙族），所以后来独龙人喜欢拄着拐杖走路；生第五个孩子时，用簸箕覆在地上，并说：让你变成一个怒族，因此后来怒族善于编织竹簸箕。后来列喜列刹叫孩子们把自己的语言书写下来，汉人写在白布上，所以至今尚保存汉文字；诺苏写在黑布上，成为老彝文；傈僳写在麂子皮上，后来麂子皮被狗咬吃了，所以傈僳族没有文字流传下来。

这个创世传说和大、小凉山彝族——“诺苏”、纳西族、哈尼族以及撒尼、阿细的创世传说都有许多共同之点，这说明作为彝语支的各个集团，他们从古代以来便有着许多密切的亲属关系。从族的起源考察，在古代，他们属于同一个族源，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不同的部落集团，后来才形成单一民族。

从体质人类学的某些特征考察，傈僳、纳西、彝、哈尼、拉祜等族具有高原民族的特征：体长、高鼻、薄唇、凹眼，和南亚语系的佤、布朗族及壮傣语族的壮族、傣族都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正好说明彝语支各族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特征。

如果排除创世传说中的某些荒诞之说，可以看出所谓“兄妹结婚”，这是表明古代傈僳族经历过血缘婚这一历史阶段；“洪水故事”说明在远古时期确实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洪水泛滥或类似的自然灾害。过去的某些史学家都把少数民族的口头传说当作“无稽之谈”。事实已经证明，在尚无文字记载的许多少数民族中，氏族、部落首领和家族长者总是通过口传方式，把本部落的重大事件一代代地口传下去；而创世传说能够成为彝语支各族的共同传说，正足以说明他们忠实地保存了先民们过去的历史。

根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考察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的云南古代少数民族地理分布，其基本状况是：以滇池为中心，居住着“靡、莫之属”，滇池西北部的邛都（今盐源）、牂榆（今大理）部落称为“嵩”、“昆明”；邛都部落已

经“魑结、耕田、有邑聚”，而“昆明”部和“嵩”的一部还“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无君长”。滇池的东北方有“劳洩”（原作为“浸”，按“浸”为“洩”之误，今改正），“靡、莫”之属，他们是具有亲族关系的部落集团，所以才能够“同姓相扶”，互相帮助。

“劳洩”和“靡、莫”属于什么部落呢？按照古代的地理分布来考察，“劳洩”分布的区域相当于越嵩郡和朱提郡，即今日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昭通地区。“劳洩”即现今凉山、昭通一带自称为“诺苏”、“纳苏”的彝族先民。此后史书对于“叟”部落的记载屡见不鲜，晋代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蜀志》“越嵩郡”条中，把越嵩部落首领高定元称为“叟帅”或“高叟大帅”；在“邛都县”条中有“四部斯儿”，这里“斯儿”当作“叟”字，即“叟”的四个部落。

“靡、莫之属”，应为两个不同称谓的集团，并非指一个族而言，按照地理方位考察，从滇池到滇东是“靡、莫之属”分布的区域，这个区域到了两晋时期（公元265~420年），属于“东爨乌蛮”居住的区域，也就是彝族居住地区<sup>①</sup>。

傣傣族在公元七世纪以前（唐代以前）未见文献记载，因为当时属于彝语支的大小部落数以百计，古人无民族学知识，无法加以鉴别；再加之由于封建的大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一概称之为“蛮夷”，所以无法确定其族属。两晋时期大姓爨氏统治云南全境，才大体上划分为“东爨乌蛮也，西爨白蛮”，这个划分虽不科学，但第一次把属于彝语支的集团列入“乌蛮”——即彝族，把属于白族或白族化了的汉人列入“白蛮”以示区别。傣傣语既属彝语支，因而它是“乌蛮”的一支。

---

<sup>①</sup>滇北武定县、禄劝县彝族的一支自称“密期”或“密察”，可能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的“靡”。“莫”可能是《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条中所载的“摩沙夷”或樊绰《蛮书》中所载的“磨蛮”，即今之纳西族。

傣傣族老人世代口传：他们的远祖居住在澜沧江以东的“诺易比”两岸。按傣傣语“诺”是黑色之意，“易比”是江水，即黑水。这个黑水即指金沙江<sup>①</sup>，也就是诸葛亮南征所渡的“泸水”，而“泸水”是“诺”这个傣傣语（也是彝语）称呼的汉文同音异字。十六、十七世纪傣傣族向西迁居到怒江地区之后，又称怒江为“诺易比”——黑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老家，说明傣傣族来自金沙江两岸，同时也表明傣傣族崇尚黑色，以黑为贵。

全国解放后，民族研究工作者在怒江两岸、澜沧江东岸的维西、兰坪等地搜集到许多磨光石器——石斧、石刀、石磷、石铲等，并把这些石器和在金沙江畔永胜、华坪、盐源、盐边所搜集到的新石器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这些磨光石器（还有穿孔石器、有柄石器）的石质、形制基本相同，都属于同一类型。这说明在古代，这“三江流域”地区曾经历过一个发达的新石器时代，而这些新石器的使用者主要属于“乌蛮”的各个部落集团，其中也包括“白蛮”的一些集团，这是由于古代各个集团交错杂居的结果。迄至1955年为止，傣傣族人民还把这些石斧、石刀放在粮仓里作为“镇仓之宝”，他们认为粮仓中放了石斧、石刀可以增加粮食。

因此，从古代的民族地理分布来考察，公元二世纪以前——西汉以前，北纬24°~29°、东经100°~106°的广大地区，以滇池为中心，主要居住着属于彝语支的“靡、莫之属”和“劳洩”、“嵩”、“昆明”等数十个部落，傣傣族先民即其中的一个集团。

## 第二节 从语言和氏族图腾考察傣傣族与彝族的亲属关系

在考察氏族、部落的来源时，语言和氏族图腾是两个重要的

---

<sup>①</sup>公元1253年，蒙古忽必烈跨革囊，渡金沙江，灭段氏大理国。当时蒙语称金沙江为“哈喇乌苏”，即黑水之意。

因素。原因是：语言的变化不大，特别是基本词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有近亲关系的氏族、部落，必然操同一语支的语言；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吸收，氏族、部落语言才逐渐为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民族语言所代替。因此，考察尚无文字记载的古代各族时，由现代的语言入手，推溯到古代，可以追寻其源流。此外，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氏族图腾制度，可以了解古代各个氏族、部落之间的亲属关系，因为氏族图腾是区分氏族界限的重要标志。在近代民族中，氏族图腾虽已消失，但从它的残余中还可追本溯源，追溯出古代氏族、部落发展的线索。

“彝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称谓是1954年经过民族识别，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才正式确定的。在此之前没有统一的称谓，因为属于彝语支的自称、他称多达八十余种，这些不同称谓的族，和自称为“诺苏”、“纳苏”、“聂苏”的彝族仅有方言、土语的区别；傣傣语属于彝语支，它和丽江、永胜、华坪的彝语较为接近。古代的傣傣族与纳西族、拉祜族杂居在金沙江两岸的广大区域内，由于相互影响，傣傣语的语音、基本词汇和语法与纳西语、拉祜语有很多相同之处。

氏族部落语言区别于民族语言在于它的方言、土语众多；彝语支包括六大方言区和三十三种以上的土语或次土语<sup>①</sup>，正好说明彝族在过去包括有众多的部落。这些具有亲属关系的部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走向不同的道路，其中如傣傣、纳西、哈尼、拉祜脱离了母体，发展成为单一民族；另外一些较小的部落，如阿细、撒尼、迷撒扒、罗罗濮等数十种便归属于彝族。

怒江地区的傣傣族直到解放初期还保存着明显的氏族制度和图腾崇拜，在这些氏族中有几个氏族名称及其图腾崇拜形式和大、小凉山的彝族氏族名称和图腾制度基本相似。

---

<sup>①</sup> 参阅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编《彝族方言分布地区简表》。

傈僳族的虎氏族称为“腊扒”，传说是一女子上山砍柴，遇一虎变为青年与之交配所生的后代。所以凡属虎氏族的成员，上山不能猎虎。汉姓称为“腊”或“胡”。

云南小凉山及滇东彝族的虎氏族称为“罗波”，他们有着和傈僳族相似的传说。滇东的龙、陇、卢、罗四姓都属于虎氏族，他们的汉姓是由彝语“罗”改称的，即“虎”之意。因此傈僳族的“腊”、彝族的“罗”都属于虎氏族，他们之间在古代可能有某种亲属关系。

傈僳族的竹氏族称为“马打扒”，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竹筒里出来的。号称“竹王”，后改汉姓为祝，因“祝”与竹语音相近。

凉山彝族的竹氏族是一个大部落，即史书所称“马胡夷”，相传他们是竹王后裔。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兴，遂不宾。有竹王者，兴于邈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这段记载显然是竹氏族的传说，这样一来，“竹王”就成为彝族的祖先，现今滇东一带黑彝，尚奉祀竹王。傈僳族中的竹氏族也自认是竹王之后，此非巧合，这正好说明傈僳族与彝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

傈僳族的鱼氏族称为“旺扒”或“旺渣扒”，这个氏族以善于捕鱼得名，汉姓称为“余”。傈僳语“扒”即人的意思。

凉山彝族的鱼氏族称为“瓦渣波”，也以善于捕鱼得名。汉姓也称为“余”。彝语“波”也是人的意思。

氏族是按血缘亲属关系组成的集团，非本氏族成员是不能采用相同的氏族名称和同样的氏族图腾的，因为氏族都公认他们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既然傈僳族的虎、竹、鱼等氏族和彝族有相似的传说，这就说明他们在古代有着密切的氏族血统关系。通过

氏族纽带这一特征，往上追溯，可以证明傣傣族与彝族有共同的族源和密切的亲族关系，从而使过去认为迷离不清的族源问题获得较为可靠的论据。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里曾这样说道：“氏族名称创造了一个系谱……名称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证据，而且除了收养外人入族的情形以外，也是不可争辩的证据。”<sup>①</sup>氏族名称既然是“共同世系的证据”，这就证实了傣傣族与彝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也就是两汉时期的“叟”、“嵩”和“靡、莫之属”及两晋时期的“黑爨”、唐代的“乌蛮”当中，也包括有傣傣族的部落。由于迁徙和不断地分化与融合等历史原因，傣傣族后来已独立发展而形成单一民族。

### 第三节 八世纪以来的傣傣族

公元一至三世纪，越嵩、犍为、台登、邛都、定笮广大地区都是彝族、傣傣族的先民——叟、嵩、濮等部落聚居的区域。这些都属于彝语支的部落和集团，这时，既未形成统一的族称，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些分散的、大大小小的部落。

公元三世纪的三国时期，蜀国管辖下的定笮县（今盐边一带）已经有笮、嵩、邛、昆明、摩沙等不同部落集团的名称出现。据《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条载：“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嵩曰嵩，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按：即金沙江）宾刚微白，摩沙夷，有盐池……。”

这段记载把“笮”和叟、嵩、昆明、摩沙等部落分开，“笮”可能即傣傣族的先民，现今云南藏族称傣傣族为“笮巴”，说明三国时代的“笮夷”当为傣傣族的先民；因为傣傣族至今还传说金沙江东岸的盐源、盐边是他们祖先聚居的地方。“摩沙”即今

<sup>①</sup>转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0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日的纳西族先民，这一名称是藏族和彝族对纳西族的称呼。因此，在三国时代，傣傣族和纳西族便聚居在这个区域之内。

这时的邛都、定笮也称为“昆明”，而昆明当时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所以《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明”这一称谓也是彝语，“昆”是广大之意，“明”应作“弥”，彝语“弥”是土地，“昆明”意即“广大的土地”。三国之际，大理、弥渡也称昆明或昆弥，尔后又移到滇池，即今昆明。这是由于部落的迁徙，地名也因之更改。但是，从三国到隋代，文献上始终没有出现“傣傣”这一族称，只有“笮夷”这一族称。这表明傣傣族当时尚未形成一个比较稳定和强大的部落集团。

公元八世纪，唐朝和吐蕃的矛盾加深，为了争取南诏，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对南诏采取团结友好的政策，并把当时地处吐蕃、南诏及四川缓冲地带的勿邓、丰巴、两林三大部落（即越嵩、邛都、定笮一带）的大首领都争取过来，和吐蕃相抗衡。这样一来，由于政治形势的激化，位于这一冲突中心的各个部落，便卷入这一斗争漩涡之中，“栗粟”这个名称才第一次出现在史册上。

关于傣傣族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樊绰《蛮书》卷四名类第四：“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按：茫应为邛）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

所谓“栗粟两姓蛮”即今傣傣族先民，“雷蛮”可能是纳西族的一支，即今丽江、中甸一带自称为“吕些”的纳西族；“梦蛮”即今纳西族，至今分布在云南省宁蒗县以及四川省盐源、盐边等地的纳西族都被彝族、藏族称为“摩挲”，也就是樊绰《蛮书》中所称的“磨蛮、步蛮”（步音梭）。

邛部即今四川省西昌一带，台登即今四川省冕宁县一带。樊绰这段记载比较准确地记述了傣傣族和纳西族在一千二百多年前

的地理分布状况，并且在民族类别方面确定他们“皆乌蛮、白蛮之种族”，即黑彝或白彝的一支。当然，樊绰把他们列入“白蛮”，主要是从服饰颜色来判断，因而得出这个结论。樊绰说：“丈夫、妇人以黑缙为衣，其长曳地。”这是指的乌蛮而言。又说：“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缙为衣，下不过膝。”这大约指的就是傣傣族中的一支，喜穿白色麻布短裙，汉族称他们为“白傣傣”；而另一部分喜穿黑色长裙的，汉族称他们为“黑傣傣”。《蛮书》和《新唐书·南蛮传》把这一区域内的栗粟、雷蛮、梦蛮、爨蛮等并称为“东蛮”或“东乌蛮”。原因是这些部落位于吐蕃之东，故称东乌蛮。

公元八世纪中叶的唐天宝年间，当时游离于唐朝、南诏和吐蕃三大势力之间的勿邓、丰巴、两林等三大乌蛮部落的大鬼主（大首领）都得到唐朝的封赐，唐朝“以勿邓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团练使，封长川郡公。”<sup>①</sup>苴嵩死后，子苴漂离因年幼，以苴梦冲为大鬼主，统领整个部落。这时的“栗粟”族部落也属勿邓部落统治。

此时，吐蕃与南诏奴隶制政权之间为了争夺对嵩州、黎州、台登、邛都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权力而展开了一场战争。勿邓、两林部落不断受到吐蕃的攻击。“两林都大鬼主苴那时遣韦臯书，乞兵攻吐蕃。臯遣将刘朝彩出铜山道，吴鸣鹤出清溪关道，邓英俊出定番栅道，进逼台登城。吐蕃退壁西贡川，据高为营。”<sup>②</sup>

在韦臯的援助下，两林、勿邓、丰巴三部落大首领苴那时、苴梦冲等率领所辖栗粟、雷梦等部落兵丁，一致奋起，击溃了吐蕃的进攻。在这次战争中，两林部落都大鬼主苴那时奋战最力，立功最多。据《新唐书·南蛮传》载：“苴那时战甚力，分兵大

---

①、②《新唐书·南蛮传》（卷二百二十二下，列传一百四十七下）。

破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军于北谷。青海大兵马使乞藏遮遮、腊城兵马使悉多杨朱、节度论东柴、大将论结突梨等皆战死。执笼官四十五人，铠仗一万，牛马称是。进拔于葱栅。”

战争之后，论功行赏，唐皇朝“诏封苴那时为顺政郡王，苴梦冲为怀化郡王，丰巴部落大鬼主骠傍为和义郡王，给印章袍带。三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赏赉加等。岁给其部禄盐衣綵，黎、嵩二州吏就赐之。”<sup>①</sup>

《新唐书·韦臯传》也有如下一般记载：韦臯为了牵制吐蕃，支援勿邓、两林、丰巴部落，便“遣精卒二千与蛮共破吐蕃于台登，杀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腊城酋悉多杨朱及论东柴等。虏坠死崖谷不可计，多获牛马铠装。”

当时的“栗粟”作为被统治的小部落，一直处于勿邓、两林、丰巴三个大部落的统治之下，尚未形成较大的和统一的部落组织。

十至十四世纪中叶（宋、元两代），文献上很少有关傣傣族的记载。原因是宋代默认大渡河以西为“大理国”管辖之地，较少过问这一区域的政事；北宋衰亡，辽、夏、金统治黄河流域，南宋偏处临安，更无遐远顾西陲。因此在四百年间，这一区域的记载较少。

十四世纪以后，文献和地方志出现了关于傣傣族的记载。据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这段记载文字简短，但已经把当时傣傣族的系属、社会经济状况作了概括论述。第一、傣傣族属于“罗罗别种”，即彝族的一支；第二、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以狩猎、采集生活为主，但他们必须

---

<sup>①</sup> 《新唐书·南蛮传》（卷二百二十二下，列传一百四十七下）。